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外紀卷三四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蔡廷衡

謄録監生臣楊元吉

資治通鑑外紀卷三

宋 劉恕 編

周紀一 起武王元年己卯至厲王四十年己未二百八十一年，起共和元年上章涒灘盡上章敦牂凡七十一年

武王

元年即西伯之十三年己卯春武王將伐紂問於太公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為之有道乎對曰得衆

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王問周公曰天下以殷為天子以周為諸侯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曰攻禮者為賊攻義者為殘失其民者為匹夫王攻失民者也何天子乎王曰善初武王使人候殷反報曰讒慝勝良王曰未也又往反報曰賢者出走矣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百姓不敢誹怨矣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曰刑勝故不敢誹怨其亂至矣武

王將行卜戰龜焦不兆著立而折筮又不吉風雨暴至折蓋太公因其形而製曲蓋羣公盡懼太公曰枯骨朽著不踰人矣乃焚龜棄著帥衆先進武王從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王不從至汜而汎王將渡河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甚雨疾雷大風晦冥人馬不相見王瞋目而撝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大會誓於孟津前歌後舞次于河朔至懷

而懐至共頭而山墜霍叔懼曰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蜚廉惡來知政惡有不可遂選馬而進諸侯以兵會者車四千乘軍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見王問曰西伯將焉之王曰將之殷膠鬲曰何日至王曰甲子日膠鬲去而雨甚皆曰卒病請休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報其主矣不可不救其死也遂行王韈係解五人御於前曰臣所以事君非為係韈也王乃釋旄鉞而係之甲子至商郊紂發兵拒之于

牧野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紂紂師雖衆皆欲武王亟入無戰心倒戈以開武王武王以戎車虎賁馳之商師大奔紂走反入宣室衣其珠玉衣赴火死武王持太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揖諸侯從入商國商國百姓咸待於郊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商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

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内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顔色相副是以知之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入至紂死所王自射之三發而后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黄鉞斬紂頭懸太白之旗親射惡來之口紂之嬖妾二女皆自殺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懸其頭小白之旗武王上殷

堂見玉入室見女皆取而歸之武王乃出復軍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問太公曰奈殷之士衆何對曰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盡其胥餘咸劉厥敵使靡有餘王曰不可問於名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生之王曰不可問於周公對曰使各安其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王曰善哉其明日除道及商紂宮祡於上帝祈於社朝成湯之廟乃出設奠於牧室以王瑞自太王興故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祀先公以天子之禮不以卑

臨尊也改建子為正月以埀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用夏焉尚赤其社用栗葬樹栢牲用騂以赤為徽號朝燕服冕而玄衣八寸為樂其樂大武王踐阼三日師尚父道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彊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恒可以為子孫常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傾其世王聞書之言

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及機鑑盥盤楹杖帶履屨觴豆户牖劍弓矛皆為銘焉王命周公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衆之所説民之所欲對曰欲復盤庚之政王從之親殷如周視人如已破鼓折枹弛弓絶弦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天下美其德萬民説其義歌謡而樂之微子持其祭器造於軍門面縛銜璧輿櫬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位王得二虜問之曰若國有妖乎

一虜曰晝見星天雨血雨灰雨石大如甕六月雨雪此妖也一虜曰殷有大妖此不與也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殷君喜刑殺割人心以人餧虎以信為欺欺者為忠忠者為不忠阿諛者賞女子為政君子為下小人為上急令暴取萬民愁苦田獵畢弋走狗試馬不避風雨寒暑好治宮室修池臺大宮百里者七十三所坐起以金鼓無長幼貴賤之序無禮義忠信無斗尺權衡此妖之大者也王責其言避席再拜之武王欲築宮於

五行山周公曰不可固塞險阻之地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貢職者回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王分殷畿内為三國封紂子武庚禄父為諸侯續殷祀以殷初定未集恐武庚作亂命管叔尹鄘蔡叔尹衞相禄父居邶治殷餘民謂之三監詩譜曰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命召公釋箕子之囚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商容賢者為百姓所愛紂廢之商容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

太行山王以為三公商容曰吾嘗欲伐紂而不能愚也不争而隱無勇也愚而無勇不足以備三公固辭不受命南宫括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分財棄責以振窮困顯賢者之位歸傾宫之女南宫伯達史佚展九鼎寶玉閎夭封比干之墓殷民咸喜曰王之於人仁賢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肯復藉乎王之於色也在者猶歸其父母肯復徵乎惡來父蜚廉為紂作石椁於北方還

無所報死葬霍太山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劉恕曰易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又誰怨二者意殊志戾聖人並稱之蓋言湯武所以懼後世之為人君者舉夷齊所

以戒後世之為人臣者道悖而同歸於教雖萬世無

斁焉

王罷兵西歸四月至豐薦俘馘于太室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薊堯之後於祝舜之後自夏時或失或續虞閼父為周陶正事王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太姬配其子胡公滿封於太皡之墟都宛丘之側是曰陳與黃帝堯後備三恪以舜為庶人時居嬀水乃賜胡公姓嬀夏禹之後殷時或絶或封得其苗裔

東樓公封之於杞封功臣謀士以師尚父為首封封於營丘曰齊周公于少皥之墟曲阜曰魯名公奭於北燕畢公高於畢弟叔鮮於管叔度於蔡叔振鐸於曹叔武於郕叔處於霍康叔封聃季載皆少未封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百人周之子孫不狂惑者皆為諸侯皇甫謐曰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于周廟將帥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王親虛已問箕子殷所以亡曰吾殺紂是與非與箕子不忍言殷惡而殺之是王亦醜之問以天

道作洪範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餘各以次受封班賜宗彛分殷之器物于諸侯惟周公留周佐王畢公之後以國為氏久之絶封為庶人在中國或夷狄箕子至朝鮮教以禮義田蠶制八條之教相殺者以當時償殺相傷者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其婦人貞信無門户之閉而人不為盜初吳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仲雍卒子季簡立卒子叔達立卒子周章立王求太伯仲

雍之後得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別封周章弟仲雍之庶孫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為西吳後世謂之虞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寖弱矣太公東就國道宿行遲聞逆旅人曰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太公夜衣而行黎明至國周初定未能集遠方營丘邊萊夷萊侯來伐爭營丘太公至國辟草萊而居焉脩道術尊賢知賞有功

東海上有居士狂矞華士昆弟二人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仕而事力太公執而殺之周公急傳而問曰二子賢者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是望不得賞罰勸禁也夫王者使臣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望誰為君乎是以誅也太公以齊地負海潟鹵少五穀而人民寡迺

勸女工極技巧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朝焉王謂周公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與詹伊洛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縱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虛偃干戈振兵釋旅釁鼓旗甲兵藏之府庫示天下不復用王通道于九夷八蠻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

永監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之貢矢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

二年王有疾弗豫金縢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孔傳曰伐紂明年也羣臣懼太公召公穆卜周公乃祓齋自為質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占之曰吉周公納冊于金縢之匱中明日王有瘳箕子當朝周過故殷虛感宫室毁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俯泣則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謂

紂也殷氏聞之皆流涕武王遷都鎬而文王之廟在豐皇甫謐曰鎬在長安南二十里豐水之東王崩在位七年年九十三太子誦立是為成王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故報焉

成王

元年丙戌周公居冢宰以王年少恐天下畔乃踐阼攝政代王當國南面倍扆以朝諸侯葬武王于畢成王冠禮傳天子之年近則十二遠則十五必冠譙周五經然否論曰古文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

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癸未歲返燕周與皇甫謐諸儒言武王成王年皆不同故云庚辰武王崩也許慎五經異義曰周公居東歲大風王與大夫冠弁開金縢之書成王年十四喪冠也諸儒之說前後附會不足為據書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秋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則已冠矣其年則不可知先儒云成王十五而冠或言十四十六皆無所出

周公命史雍曰辭達而勿多也史雍頌曰近於民遠於佞近於義嗇於時惠于財任賢使能朝於祖以見諸侯管叔蔡叔霍叔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奄君謂武庚祿父曰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祿父從之周公告太公召公曰太王王季文王之憂勞天下

久矣於今而後成我所以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也管蔡果挾武庚率奄淮夷叛周公奉王命興師東伐使召公命齊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

二年周公居東罪人斯得誅武庚管叔放蔡叔與之車七乘徒七十人降霍叔於庶人三年不齒周書作洛解曰管叔霍叔縊而卒囚蔡叔于郭鄰遂定奄及淮夷東土以寧諸侯復宗周彖

為虐于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至于江南為三象以嘉其德分殷餘民為二其一封微子啟於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商丘為宋以奉殷祀得用先王禮樂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微子仁賢殷民甚戴愛之三年周公歸自東征鄭玄曰周公避居之初是武王崩後三年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成王年十四也迎周公反而居攝成王年十五也七年致政王年二十一也故金縢注云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八十三矣於文王受命為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攝四年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伐紂至此十六

年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洛誥時年二十一也即政時年二十二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也王肅金縢注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年伐紂明年有疾時年八十八矣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名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已十三周公攝政七年而致政成王年二十也明年即政年二十一也

四年周公以殷餘民之一封康叔封於衛居河淇間故商虛周公懼康叔齒少申告之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

亡者以淫于酒酒之失婦人是用紂之亂自此始為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作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說康誥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惟三月哉生魄孔傳云周公攝政七年三月也孔亦無明據蓋以洛誥云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而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故以為七年尚書敘于之命後即歸禾嘉禾序乃至洛誥自二年周公居東罪人斯得踰五年乃封康叔于事大幾武王時即營周居洛邑此云作新大邑不必七年也尚書大傳叙周公居攝曰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于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此言雖不可全信然與克殷踐奄相連故從之其後亦封季弟季載於聃

初武王后齊太公之女曰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字曰子于未幾唐有亂周公誅滅之成王削桐葉為珪與弟太叔虞戲曰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遂封太叔虞於河汾之東方百里堯之故虛曰唐侯又有邘應韓三國皆武王子也周公遣使者出舉遠方之民有飢寒不得衣食者獄訟

失職者賢才不舉者以告周公周公於其君之朝也揖而問之其君歸召其國大夫告以周公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

六年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周公作樂曰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交趾南有越裳氏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吾國黃耇曰天之

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周公歸之於王稱先王神致薦於宗廟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軿車五乘皆為司南之制越裳使者載之由扶南林邑海際朞年而至其國故指南車常為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

七年初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至是成王欲如武王之志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劉恕曰左傳曰殷載祀六百商周相接舊史所記蓋

得其詳殷年過於夏不得不謂周踰於殷也七百年間約計前代三十世矣而後世謂左傳在周末亡之前逆知身國之年時之興廢專歸於術捨棄德政不亦野哉汲冢紀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通東周適合七百之數而三統歷西周三百五十二年并東周八百餘年既演百年乃曰周過其歷是前後錯謬不可得彊通者也

二月使召公先相宅三月周公至洛師復卜申視營築

謂之王城是為東都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十七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為天下之湊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為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郡有鄙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均周公又營成周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西都成王長能聽政十二月周公反政初周公避流言之難居東思公劉太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後成王迎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公劉太王之所為

太師述其志主意于豳公之事故别其詩為豳國變風焉

元年癸巳正月朔成王臨朝周公北面就臣位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扆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海內可謂能武矣成

王既壯周公致政北面而臣事之請而後為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矜伐之色可謂能臣矣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應時也周公留相成王使其子伯禽就封于魯周公問伯禽于其傅對曰其為人寛而好自用以慎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為美德乎彼其寛也出無辨矣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彼爭者鈞之氣也其好自用所以窶小也不察不聞即物少至少至則淺淺者賤人之道也彼其慎所以

淺也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于天下不賤矣然吾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僅得三士焉人皆以我為越踰好士故士至汝無教之以魯國驕人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周公謂伯禽曰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彊守之以畏者勝聰明㺃知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彊記守之以淺者益

六者謙德利而勿利也成王告伯禽曰爾知為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必以敬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清白上通巧佞下塞伯禽再拜受命而辭伯禽至曲阜淮夷徐戎並興東郊不開伯禽帥師伐之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魯亦平徐夷王大蒐於岐山之陽初太公封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及伯禽封魯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

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周公嘆曰嗚呼後世其壯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虞夏商之幣金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周制以商通貨以貿易物太公立九府圜法周官有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内職幣職金皆掌財幣之官故曰九府圜為均而通也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寳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東於帛太師太公望卒年百有餘歲葬鎬京陪

文武之墓子丁公伋立周公為太師召公為太保畢公為太傅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不宜留在王朝復列臣職其意不說周公陳巳意作君奭以告之史記燕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今案此篇是周公歸政言留輔成王之意司馬遷妄說耳伯禽嘗與康叔朝於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與伯禽問於商子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曰喬二子盍往觀乎見喬竦焉實而仰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盍往觀乎見梓勃焉實而俯商子曰

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衛康叔聃季載皆有馴行周公言於王舉康叔為司寇賜寳祭器以章有德季載為周司空治皆有令名於天下餘五叔無官初降霍叔後三年復其舊封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舉胡為巳卿士言於王復封胡於蔡徙居新蔡奉蔡叔之祀是為蔡仲周公曰不如吾者不與處累我也與我齊者不與處

無益我也惟賢於已者可與處也周公歸政三年之後老于豐事文王之廟將沒曰葬我成周示天下臣於王也公卒應劭曰周公年九十九謚文公成王葬于畢從文王之墓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賜之重祭外則郊社內則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虞夏殷周四代之樂器服官魯兼用之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凡蔣邢茅胙祭六國皆周公之胤也初鬻熊生熊麗

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王舉文武勤勞之後嗣封熊繹以子男之田於楚蠻姓芈居丹陽成王問於尹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内善之則畜不善則讐也夏殷之臣讐桀紂而臣湯武若何其不懼也成王之時咸陽雨金末年四月甲子王疾大漸懼太子釗之不任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帥百官相太子而立之王肅曰彤

伯㛃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毛公文王庶子乙丑王崩在位三十年通周公攝政三十七年鄭玄曰成王二十八年崩二公以太子見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是為康王

康王元年癸亥十二年六月庚午王命畢公保釐成周初召公治西方甚得民和有司請召民召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巡行鄉邑聽斷於阡陌隴畝之間廬於棠樹下以桑蠶耕種時弛獄出拘民得反業自侯伯至庶人無失職者及召公卒謚康公民

思其政懷棠樹不敢伐作甘棠之詩歌詠之（王充曰召公周公之兄年百八十歲）魯侯伯禽晉侯燮齊侯伋衛康伯牟楚子熊繹並事康王唐國之南有晉水故燮改為晉侯魯侯伯禽之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子考公酋立四年（康王二十年）卒弟煬公熙立築茅闕門徙魯康王朝諸侯於酆宮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王崩（在位二十六年年五十七）子昭王瑕立（案三統歷自周昭王以下亡年數據魯侯年為紀）

昭王（元年己丑）王道微缺德衰有光五色貫紫微井水溢王

南巡狩反濟漢漢濵之人以膠膠船王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溺焉呂氏春秋曰昭王親將征荆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于漢辛餘靡振王北濟反振祭公周公乃侯之于西翟實為長公其崩不赴告諱之也在位五十一年皇甫謐曰在位二年年三十五子穆王滿立

穆王穆年庚辰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孔安國曰穆王即位過四十矣魯煬公六十年穆王三年卒子幽公宰立十四年穆王十七年弟𤔡弑公自立是為微公王寵盛姬為之築重璧之臺盛姬盛伯子也徐夷作亂帥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

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子主之徐子嬴姓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通溝陳蔡之間欲舟行上國得朱弓朱矢以為天瑞自號偃王（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昔蜚廉子惡來弟曰季勝生孟增幸於成王是為宅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以善御習馬幸於穆王得驥之乘匹桃林溫驪驊騮騄耳之駟王使造父御西巡狩樂而忘歸聞徐子僭號穆王日馳千里馬長驅歸周以救亂使造父告楚令伐徐王孫厲謂楚子曰徐

君好行仁義君若不伐楚必事徐楚子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彊之伐弱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也惡有其理楚子大舉兵伐徐徐子愛民無權不忍鬬故敗乃北走彭城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為徐山徐子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於此劉向云王孫厲勸楚文王代徐偃王殘之范曄云穆王令楚文王滅徐偃王案穆王西周之王楚文王乃在東周莊王八年即位相去僅三百年蓋由劉向誤云楚文王曄從而記之故差謬耳穆王乃以趙城封造父其族由此為趙氏王將征犬戎祭公謀

父諫曰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自大畢伯士之終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王不聽遂征之獲其五王四白鹿四白狼王遂遷戎于太原自是荒服者不至

王享國百年耄荒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修刑辟命曰甫刑王起六師至于九江伐楚（汲冢紀年曰三十七年）會諸侯於塗山王崩（在位五十五年）子共王繄扈立

共王（元年乙亥）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

致之於王夫女三為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王能庇昭穆之闕崩謚曰共在位十年皇甫謐曰在位二十五年年八十四子懿

王囏立

懿王元年乙酉王室遂衰詩人作刺鄭玄曰懿王烹齊哀公令齊風有刺哀公詩

王嘗居犬丘皇甫謐曰犬丘與鎬相近有離宮懿王暫居非徙都也魯微公五十年懿王二年卒子厲公擢立王崩在位二十五年皇甫謐曰在位二十年年五十共

王弟孝王辟方立

孝王元年庚戌是時大雨雹牛馬死江漢俱凍昔惡來革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皐旁皐生太几太几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孝王召使主馬汧渭之閒馬蕃息王欲以為大駱適嗣申侯謂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為戎胥軒妻生中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和睦今我復妻大駱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為王王其圖之王曰昔栢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今後世

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別居槐里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遂不廢大駱適子成以和西戎魯厲公三十七年孝王十四年卒弟獻公具立王崩在位十五年年六十

五懿王子夷王燮立

夷王元年乙丑覲禮王始下堂而見諸侯荒服不朝命虢公帥六師伐太原之戎至於俞泉獲馬千匹初楚子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䵣熊䵣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楊為後熊楊生孔晁曰熊繹玄孫熊摯有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熊摯自棄於𧻚子孫有功王命為夔子

熊渠是時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立其長子毋康為句亶王中子摯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熊渠嘗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射之滅金飲羽下視知石也復射之矢摧無迹王崩在位十五年年六十子厲王胡立

厲王元年庚辰暴虐楚熊渠畏其伐去三子王號　初衛康叔卒子康伯牟立卒子孝伯立卒子嗣伯立卒子疌伯

立卒子靖伯立卒子貞伯立卒子頃公立頃公元年魯

獻公之三十二年也厲王十六年　頃公厚賂周周命衛為侯

衛世家云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非也　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

側衛之變風始作　曹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卒子仲

君平立卒子宮伯侯立卒子孝伯雲立卒子夷伯喜立

燕自召公奭九世至惠侯曹夷伯及燕惠侯元年魯

獻公之三十四年也厲王十八年　蔡仲卒子荒伯荒立卒

子宮侯立卒子厲侯立卒子武侯立武侯元年魯獻公

之三十五年也（厲王十九年）齊丁公呂伋卒子乙公得立卒子癸公慈母立卒子哀公不辰立荒淫怠慢好田獵政衰齊之變風始作紀侯譖哀公於周周烹之（鄭玄詩譜序曰懿王受譖烹齊哀公公羊傳及史記齊世家皆云周烹哀公而不言何王鄭據本紀稱懿王之時詩人作刺讒決保民者乂曰胡故知胡公壽考自懿王歷孝夷厲始被殺齊變風始於哀公則懿王時也鄭亦無明文蓋約其事而言耳徐廣見史記云夷王時獻公殺胡公故傳會而言夷王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徙都薄姑紀姜姓侯爵或云子爵哀公同母弟山怨胡公與其黨帥營丘人襲胡公駟馬繻以胡公入

貝水而殺之山自立是為獻公齊世家周夷王時山殺胡公自立是為獻公九年卒子武公立武公九年厲王出奔彘案本紀厲王三十四年王益嚴三年王出奔彘是時周雖未見年厲王在位必踰十八年獻公安得以夷王時即位哉獻公元年復都臨菑魯獻公之三十九年也厲王二十三年宋微子啟卒子微仲衍立禮記檀弓曰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鄭玄曰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而宋世家誤以衍為微子之弟卒子宋公稽立卒子丁公申立卒子湣公共立卒弟煬公熙立湣公子鮒祀曰我當立弒煬公而自立自為厲公卒子釐公舉立　晉侯燮卒子武侯寧族立卒子成侯服人

立自唐徙都曲沃卒子厲侯福立卒子靖侯宜臼立宋釐公及晉靖侯元年魯獻公之四十年也（厲王二十四年）秦贏非子卒子秦侯立秦侯元年魯獻公之四十一年也（厲王二十五年）陳胡公滿卒子申公犀侯立卒弟相公臯羊立卒申公子孝公突立卒子慎公圉戎立卒子幽公寧立幽公元年魯獻公之四十四年也（厲王二十八年）幽公淫荒昏亂游蕩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魯獻公五十年卒（厲王三十四年）子慎公執立（魯世家曰獻公三十二年卒子真公濞立）

皇甫謐曰獻公立三十六年

楚熊渠卒子熊摯紅立卒弟熊延弑而代立卒子熊勇立熊勇元年魯慎公之元年也厲王三十五年自是衛曹燕蔡齊宋晉秦陳楚之年始可紀厲王無道淮夷入冦王命號仲征之不克王好利說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匹夫專利猶謂之盗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詩之變雅始作王行侈傲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

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夫民厲之于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為社稷憂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王心戾虐萬民弗忍三年乃相與畔襲王王出奔彘史記本紀厲王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三年王奔彘案史記厲王以前皆無年好利非一年之事三十年王殺謗者三十四年始道路以目事不相接國語無年今從之王子静匿召公之宫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是

以及此難今殺王子王其以我為讎而怒乎乃以其子代王子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厲王在位四十年韋昭曰彘之亂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號曰共和汲冢紀年及魯連子曰共國之伯名和行天子政與史記不同案自武王元年己卯至厲王四十年己未二百八十一年自共和元年庚申至幽王十一年庚午七十一年共三百五十二年為西周汲冢紀年曰自武王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史記魯世家無伯禽在位之年獻公三十二年卒三統歷云五十年故共和元年當慎公之七年史記獻公既少十八年則共和元年合當真公二十五年而十二諸侯年表共和元年當真公十五年或云獻公四十二年誤作三十二年或伯禽無年故移易不定三統歷武公在位二年而魯世家云九年年表云十年然後史記與三統歷魯公之年始同

西戎因王室

之亂滅秦大丘大駱之族

共和

元年晉靖侯煛子釐侯司徒立釐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

四年蔡武侯煛子夷侯立　楚熊勇煛弟熊嚴立

七年曹夷伯煛弟幽伯強立

十年陳幽公煛子釐公孝立

十一年宋釐公煛子惠公覸立

十四年厲王崩于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共立之是為宣王　大旱　楚熊嚴有子四人曰伯霜仲雪叔熊季紃熊嚴甍伯霜立是為熊霜

宣王

元年召公周公輔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王命召公伐平淮夷申伯仲山甫順天下存失理喻德教舉遺士海内翕然向風諸侯復宗周尹吉甫作詩美之　王不籍千畆虢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故稷為大官今

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乏祀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不聽　燕惠侯甓子釐侯莊立　王以秦仲為大夫討西戎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人變風始作　天下大旱

二年曹幽伯弟蘇弒幽伯而代立是為戴伯

三年齊武公甓子厲公無忌立

五年晉釐侯甓子獻侯籍立

六年西戎殺秦仲王召其子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

戎破之王子其長子莊公父秦仲及其先大駱犬丘地即大駱舊居為西垂大夫戎由是少却　楚熊霜薨三弟爭立仲雪死叔熊逃難於濮季紃立是為熊紃濮南夷也　自二年不雨至於是歲

十年魯慎公薨弟武公敖立

十二年春魯武公與子括戲朝王王愛戲欲立為魯太子樊仲山父諫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令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

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夏武公歸而薨戲立是為懿公　齊厲公暴虐齊人欲立故胡公子乃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立厲公子赤是為文公誅殺厲公者七十人

十五年衛釐侯薨太子餘立初餘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賂士襲攻餘於墓上餘入釐侯羨自殺謚曰共伯和立是為武公武公脩康叔之政百姓和集

十六年晉獻侯薨子穆侯弗生立自曲沃徙都絳

十八年蔡夷侯薨子釐侯所事立

二十一年魯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國人攻殺懿公而自立

二十二年封季弟友於鄭伯爵都咸林　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王樂色而忘德失禮而晏起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於政事早朝

晏罷卒成中興之名

二十三年晉穆侯伐條

二十四年齊文公薨子成公說立

二十六年晉穆侯伐千畝有功初穆侯夫人齊女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仇千畝之戰生少子成師晉人師服曰仇者讐也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晉其能毋亂乎

二十七年宋惠公薨子哀公立

二十八年楚熊紃薨子熊咢立　宋哀公薨子戴公立

宋政久衰商之禮樂散亡戴公時大夫正考父校商之

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

三十年周有馬化為人　有兔舞于鎬京

三十二年王伐魯殺其君伯御立懿公弟稱是為孝公

諸侯從是而不睦王欲得國子之能訓導諸侯者樊穆

仲曰魯侯肅恭明神敬事耇老賦事行刑必問遺訓而

咨于故實王曰然則能治其民矣乃命孝公立于夷宮

陳釐公覺子武公靈立　曹戴伯覺子惠伯兕立

三十三年王伐太原戎不克　齊成公覺子莊公購立

周有馬化為狐

三十四年王征獫狁

三十七年燕釐侯覺子頃侯立　楚熊咢覺子熊儀立

是為若敖

三十八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

三十九年戰于千畆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王御奄父

曰公仲脫宣王奄父趙造父六世孫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且無故而料民天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

四十年晉敗北戎于汾隰戎滅姜侯之邑

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破之

四十三年晉穆侯費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

四十六年初王將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

爭之于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師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以死明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王崩子幽王宫涅立

幽王

元年陳武公羮子夷公說立　晉穆侯太子仇攻殺殤

叔而自立是為文侯未幾王無道趙奄父之子叔帶去周如晉事文侯始建趙氏于晉國

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三川竭岐山崩初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入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而策告之龍亡漦在櫝而藏之傳

郊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為玄黿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時而生不夫而育懼而棄之時童謡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宫童妾所棄妖子夫婦哀其夜號而取之遂逃于褒褒人褒姁有獄而入於王王遂置之棄女子出于褒是為褒姒三年王之後宫見褒姒而嬖愛之褒姒年十四與虢石

父比而譖申后太子周大夫尹氏及祭公導王為非

四年陳夷公甏弟平公燮立　秦莊公三子其長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不敢入邑遂讓其弟為太子自將擊戎莊公甏太子襄公立

六年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之　王既淫亂四夷交侵戎圍犬丘秦世父擊之為戎所虜歲餘復歸之

八年王以鄭伯友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而便愛

之

九年王竟以虢石父褒姒之譖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其子伯服為太子宜臼出奔申太史伯陽曰𥚃成矣無可奈何褒姒不好笑王説之萬方故不笑有寇至則舉烽火大鼓為燧褒姒乃大笑諸侯悉至至而無寇王為是數舉烽火而諸侯不信亦不至褒姒好聞裂繒聲王發繒裂之以適其意虢石父為人佞巧善諛好利王以為卿用事專任國人皆怨政治多邪諸侯或

畔王室始騷王嘗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　鄭伯友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濟洛河穎之間乎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弊補丹依騨歷華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可以少固公曰周其弊乎對曰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

取同凡周存亡不過三稔矣時至而求恐無及也鄭伯說乃東寄孥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虢王季子虢仲之後國在滎陽南鄰于鄶是為東虢鄶妘姓高辛火正祝融黎之後處其祖之故墟溱洧之間周衰鄶君不務政事而好潔衣服逍遥游燕國小而迫不能自彊於政治大夫去之鄶之變風始作

十一年王欲殺故太子宜臼求之於申申侯弗予王伐之申侯於鄫人召西夷犬戎攻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

至遂殺王驪山下戲水虜褒姒并殺鄭桓公盡取周賂而去諸侯即申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以奉周祀秦襄公衛武公將兵救周平戎戰甚力有功鄭人立桓公子掘突是為武公幽王之末日暈再重內赤外青有一黑晝上下通在日中牛化為虎羊化為狼

劉恕曰汲冢紀年曰幽王死申侯魯侯許文公立平王於申虢公翰立王子余二王並立余為晉文侯所殺是為攜王案左傳攜王奸命杜預曰攜王謂伯服

也古文作伯盤皆與舊史不同

資治通鑑外紀卷三

資治通鑑外紀卷四

宋　劉恕　編

周紀二

起重光恊洽盡屠維大荒落凡一百一十九年

平王

元年王以西都偪戎晉文侯鄭武公秦襄公夾輔王徙居東都王城王勞晉鄭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命晉文侯為侯伯賜秬鬯圭瓚封秦襄公為諸侯賜岐以西之

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秦公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自以為居西垂主少皥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騮駒黄牛羝羊各一　初鄭桓公將襲鄶先問鄶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書其官爵名姓擇鄶之良田賂之設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釁之以雞豭若盟狀鄶君以為內難盡殺其良臣至是武公取史伯所云虢鄶十邑之地前華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騩而食溱洧為鄭國焉武公代

父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始作周室
衰微諸侯彊幷弱齊秦晉漸大政由方伯王室之尊與
諸侯無異其時詩不能復雅謂之王國變風
二年邢侯大破北戎　魯孝公薨子惠公弗湟立
四年燕頃侯薨子哀侯立
五年宋戴公薨子武公司空立　秦襄公伐戎至岐薨
子文公立
六年燕哀侯薨子鄭侯立　秦文公居西垂宮

七年楚若敖蒍子熊坎立是為霄敖

九年楚蚠冒侯蒍子共侯興立　秦文公東獵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秦嬴於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因非子舊虛而營邑之

十一年蔡共侯蒍子戴侯立　曹惠伯蒍子石甫立其弟武殺石甫而代立是為繆公

十三年初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茍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

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抑戒以自儆也衛人頌其德為賦淇澳武公薨子莊公楊立

楚霄敖薨子熊眴立是為蚡冒

十四年曹繆公薨子桓公終生立

十五年秦文公作鄜時用三牢郊祭白帝而雍旁故有

吳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蓋黄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

十六年陳平公薨子文公圉立

十八年秦初有史以紀事

二十年初杞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當厲王時是歲薨子武公立杞之年始可紀

二十一年蔡戴侯薨子宣公考父立　秦文公伐戎戎

敗走公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

二十三年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鄋瞞長狄國名防風氏之後武公薨子宣公力立

二十四年秦文公獲若石于陳倉北阪城以一牢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命曰陳寶

二十五年秦初有三族辠　晉文侯薨子昭侯伯立自絳徙都翼

二十六年晉始亂封文侯季弟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曲沃大於翼桓叔時年五十八好德靖侯庶孫欒賓傅之晉國之衆皆附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　陳文公薨長子桓公鮑立

二十七年初鄭武公嘗欲伐胡以女娶胡君因問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曰胡可伐武公怒曰

胡兄弟之國奈何伐之戮關其思胡君以為親已不設備鄭人襲胡取之武公薨子莊公寤生立

二十八年鄭莊公封弟叚於京謂之京城太叔

三十年楚蚡冐薨子熊通殺太子而代立是為武王或云熊通蚡冐弟也

三十二年晉大臣潘父弑昭侯納曲沃桓叔桓叔欲入翼晉人發兵攻之桓叔敗歸晉人誅潘父立昭侯子平是為孝侯

三十六年衛莊公蒯子桓公完立

三十八年衛桓公庶弟州吁驕奢公絀之州吁出奔

四十年齊莊公薨子釐公禄父立　晉曲沃桓叔卒子莊公鱓立

四十一年晉不雨雪

四十二年燕鄭侯薨子繆侯立　宋宣公病謂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三讓而受之公薨和立是為穆公　狄攻翼至于晉郊

四十七年晉曲沃莊伯攻翼弑孝侯晉人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立孝侯子郄為晉侯自是曲沃强於晉

四十八年晉無雲而雷　初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其後在魯　惠公敗宋師于黄　惠公長庶子息姑娶於宋宋女至而好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為夫人公薨魯人立息姑是以隱公

劉恕曰春秋隱公不書即位左氏曰攝也公羊曰隱

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凡隱之立為桓立也穀梁曰君之不取為公將以讓桓也夫非已有而總其事謂之攝已有之而推與人謂之讓攝則非讓讓則非攝也恵公愛少子立為太子公薨國人不與而立隱公隱承襲有國嘗曰先君有太子矣吾將讓焉雖有是語非誠而偽眷戀君位莫能踐言桓公傒望十年隱不推避羽父伺其閒隙遂成篡奪虛詞兆禍隱實為之桓公立而言也隱攝也久不歸政而吾取之

後世惑焉春秋誅意故不書即位謂之公而無異辭明其當立也左氏取桓之說則曰隱攝公羊穀梁信隱詐妄乃曰讓國俱失之也

四十九年夏四月鄭太叔段叛莊公伐之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衛州吁求與之友　衛伐鄭取廩延　冬十月鄭以王師虢師伐衛虢文王弟虢叔之後是為西虢

五十年夏莒入向莒嬴姓少皥之後武王封兹輿期於莒初都計後徙莒向姜姓　魯司空無駭入極極附庸

國或云戎邑冬鄭伐衛　是時周既陵遲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獂封冀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伊洛閒有楊拒泉皐之戎頼首以西有蠻氏之戎

五十一年春三月壬戌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為桓王　秋宋穆公疾立兄宣公子與夷曰吾不可以負宣公八月庚辰公薨與夷立是為殤公

桓王

元年春衛州吁收聚亡人襲殺桓公自立為衛君夏宋陳蔡衛伐鄭秋魯會諸侯復伐鄭敗之九月衛人殺州吁冬十二月立桓公弟晉是為宣公　邴侵衛

二年春曲沃莊伯以鄭邢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晉侯奔隨　夏四月鄭侵衛衛以燕師伐鄭六月鄭敗燕于北制南燕姞姓伯爵黃帝之後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晉侯子光是為哀侯　衛入邴　九月邾鄭以王師伐宋邾曹姓武王封陸終第五子安苗

裔挾為附庸居邾自挾至邾子克儀父十二世始見於春秋　冬十二月宋伐鄭　是歲秦文公太子卒賜謚竫公立其長子為太子

三年春晉人逆晉侯郄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夏五月庚申鄭侵陳　秋宋取鄭長葛

四年春滕侯薨　秋七月魯伐邾　是歲秦文公薨太子寧公立年十歲　晉曲沃莊伯卒子稱立

五年蔡宣公薨子桓侯封人立

六年春三月癸酉魯大雨霖庚辰大雨雪　夏鄭伐宋冬北戎侵鄭十一月甲寅鄭敗戎　是歲秦寧公徙居鄙之平陽伐蕩社

七年夏五月齊魯鄭伐宋六月壬戌魯敗宋于菅鄭伯入郜及防皆歸于魯　秋七月宋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圍戴戴國也　九月戊寅鄭入宋　冬齊鄭入郕　是歲秦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或云西夷國也

資治通鑑外紀

八年秋七月齊鄭魯伐許壬午入許許莊公奔衛鄭莊公奉許莊公之弟許叔居許東偏許姜姓與齊同祖武王封文叔於許以奉太岳之祀文叔之後曰德男曰伯封曰孝男曰靖男曰康男曰武公曰文公與父曰莊公弟莊公之後桓公鄭疑即許叔也　息伐鄭敗還息姬姓　冬十月鄭以虢師伐宋壬戌敗宋　魯公子翬諂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請為君殺允君以我為相隱公不許翬懼允聞而誅之反譖公於允曰公欲

去子子其圖之請爲子殺公允許諾十一月公祭鍾巫館于寪氏壬辰翬使人殺公于寪氏而立允是爲桓公

九年秋魯大水　是歲燕繆侯薨子宣侯立

十年春宋華父督弑殤公召穆公子馮于鄭而立之是爲莊公　秋九月魯入杞

十一年春晉曲沃伯稱伐翼韓萬御戎獲晉哀侯及欒共叔晉人立哀侯子是爲小子侯曲沃伯止欒共叔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

民非父不生非君不食不長非師教不知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鬬而死初武王子封於韓宣王時為侯伯平王時為晉所滅韓萬曲沃桓叔之子食邑於韓以韓為氏萬孫曰簡是為定伯簡生武子子與或云萬生求伯求伯生子與欒共叔欒賔子也　冬爲伯萬之母爲姜逐爲伯出居于魏爲魏皆姬姓魏者舜禹所都之地南枕河曲北涉汾水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後為晉獻公

所滅

十二年秋秦侵芮敗還　冬王師秦師圍魏取芮伯而東之　是歲曲沃伯稱弑晉哀侯

十三年春正月陳桓公鮑弟佗殺太子免而自立　秋王以諸侯代鄭王卒大敗鄭射王中肩　魯大雩　是歲戎逆芮伯于郟

劉恕曰西周昭王始衰穆王盤游無度共懿孝夷陵遲至厲王而大壞宣王修振綱紀天下翕然宗周幽

王無道平王東遷晉鄭夾輔諸侯賔從自桓王伐鄭師敗王傷天子威令下同列國吳楚越本南裔小國迭為盟主而東周之王無中主之才歷二十世至赧王卒不振而亡滅詩云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言天下之亂月益甚也

十四年春楚武王侵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請周尊楚周不從隨姬姓　夏北戎

伐齊鄭救齊六月敗戎　是歲蔡人殺陳侯佗桓公子躍蔡出也蔡人立躍是為厲公

十五年冬曲沃伯稱誘殺晉小子侯

十六年夏楚伐隨敗之隨侯逸秋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師也成王舉我先公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楚始開濮地而有之　冬王命虢仲伐曲沃立晉哀侯弟緡為晉侯　是歲杞武公薨子靖公立　秦寧公立伐蕩氏

取之公薨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公少子為君年五歲是為出子出子母魯姬與太子異母

十七年夏楚及巴伐鄧敗之巴姬姓鄧曼姓　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梁嬴姓荀賈皆姬姓

十八年春曹桓公薨太子莊公射姑立　虢大夫詹父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　秋秦納芮伯萬于芮虞公弟虞叔伐虞虞公出奔共池　冬齊衛鄭伐魯

十九年春鄖人將與隨絞州蓼伐楚楚敗鄖於蒲騷鄖

絞州參皆近楚小國州姜姓蓼皋陶之後偃姓　初鄭莊公娶鄧曼生太子忽又娶宋雍氏女曰雍姞生突夏莊公薨昭公忽立宋莊公誘執鄭卿祭仲使立突祭仲許之以突歸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已亥立突是為厲公　初衛宣公為太子伋娶於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

賊又殺之宣公乃立朔為太子

二十年冬魯鄭伐宋　楚伐絞敗之　是歲陳厲公薨子完不得立立公弟林是為莊公　衛宣公薨太子惠公朔立

二十一年春楚伐羅為羅所敗羅熊姓　鄭以紀魯及齊宋衛燕戰

二十二年秋八月壬申魯御廩災　冬宋以諸侯伐鄭敗之取牛首齊僖公子諸兒糾小白小白母衛女也公

使鮑叔牙傅之鮑叔曰君知臣之不肖臣知棄矣召忽曰吾觀小白必不為後頴上人管仲夷吾曰不然國人惡糾之母以及糾而憐小白之無母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是歲僖公薨襄公諸兒立　燕宣侯薨桓侯立徙都臨易　秦庶長三父等令人賊殺出子復立寧公故太子是為武公

二十三年春鄭厲公患祭仲專欲殺之不克夏厲公出奔蔡祭仲迎昭公六月乙亥入鄭　許叔入于許　秋

鄭厲公因櫟人殺檀伯而居櫟　冬諸侯伐鄭納厲公不克而還宋頗予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亦不敢伐　是歲王崩子莊王佗立　秦伐彭戲氏于華山

莊王

元年夏諸侯伐鄭　冬十一月衛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攻惠公立太子伋弟黔牟為君惠公奔齊　是歲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長狄榮如衛人獲其季弟簡如

二年夏齊侵魯　蔡桓侯薨弟哀侯獻舞立　秋魯宋

伐邾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辛卯鄭高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于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更立昭公弟公子亹爲君無謚號謂之子亹　是歲秦討庶長三父等弑出子罪夷其族

三年春魯桓公及夫人文姜如齊齊襄公通其妹文姜桓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齊饗公公醉齊使公子彭生抱桓公因搢其脅桓公死于車魯人立太子同是爲莊公齊豎曼曰彭生無盡言而諛行力成吾君之禍以

構二國之怨其得免乎未幾魯人告于齊請得彭生以除醜齊人殺彭生　齊襄公爲公子時嘗與鄭子亹會鬬相仇秋襄公師于首止會諸侯祭仲請子亹無行子亹曰齊强而突居櫟不往即帥諸侯伐我納突往何遽必辱我不如往高渠彌相祭仲稱疾不行子亹至不謝齊襄公襄公怒伏甲殺子亹轘高渠彌祭仲逆子亹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爲鄭子儀　周公黑肩欲弑莊王而立王弟克辛伯告王王殺周公克奔燕

四年陳莊公薨少弟宣公杵臼立

五年宋莊公薨子閔公捷立

六年春齊魯伐衛　夏五月葬桓王　秋紀季以酅入齊紀於是乎始叛　是歲燕桓侯薨子莊公立

七年春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武王怒隨背己三月伐隨武王薨兵罷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八年冬諸侯伐衛納惠公

九年夏衛惠公入衛誅左右公子衛君黔牟奔周　冬楚文王伐申還伐鄧申姜姓伯爵　是歲秦武公伐邽冀戎初縣之

十年夏恒星不見星隕如雨　秋魯無麥苗　是歲秦初縣杜　鄭滅小虢

十一年夏魯及齊圍郕郕降于齊　齊襄公誅殺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政令無常羣弟恐禍及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冬十二月齊大夫連稱管至父弑襄公

立公季父夷仲年之子公孫無知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

十二年春齊大夫雍廩殺無知告齊人曰無知弒君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公子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及國人陰召小白於莒小白曰管仲知召忽彊武我不得入也鮑叔曰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免也夏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以誤管仲已

而載温車中馳行管仲使人報魯魯送糾者益遲六日至齊小白先入高傒立之是為桓公發兵拒魯秋與魯戰于乾時魯兵敗走桓公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幸得從君君竟以立使不凍餒君之賜也君將治齊高傒叔牙足矣君若欲伯王非管夷吾不可其所居之國國必重寛惠柔良忠信結於百姓制禮義可法於四方決獄折中執枹鼓於軍門士卒賈勇五者臣皆不如夫管子民之父母也將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曰

夷吾射寡人中鉤而瀕于死鮑叔曰君若宥而反之猶是也魯致政於夷吾則能弱齊矣不受必將殺之公曰夷吾受魯之政乎鮑叔曰夷吾欲定齊國之社稷必不受也君亟迎之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鮑子曰君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殺之名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施伯謂魯莊公曰此非欲戮之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長為魯國憂矣不如殺而以其

尸授之莊公敎子糾于生竇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若不生得之以徇於國為羣臣戮是君與寡君之賊比非敝邑所請也使臣不敢受命莊公許之使吏鞹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以予之名忽謂管仲曰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生者成名死者成行子其勉之遂自殺鮑叔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比至三釁三浴之齊祓而見桓公公問曰社稷可定乎對曰伯王可定也公曰吾不敢至於此

定社稷而已管仲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若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糾也臣不敢走出至門公反之曰伯可免乎管仲再拜曰君承伯臣敢不承命桓公問曰先君襄公不聽國政唯女是崇田狩畢弋戎士凍餒吾恐社稷之不血食也爲此若何對曰聖王叅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四民勿使雜處士就閒燕工就官府商就市井農就田野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及國子高子皆帥五鄉叅國起案以爲三官

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公曰吾欲修政以干時管子曰國未安宜修舊法擇其善者而用之滋無財而敬百姓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仲曰未可公曰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請修兵管子曰内奪民用士勸於勇亂之本也外犯諸侯民多怨也齊國危矣公不聽令四封之内修兵關市之征修之以勇授禄鮑叔謂管仲曰國彌亂如何管仲曰國中之政夷吾為馬未有敢犯者既而朝之争禄刎頸者不絶鮑叔曰

無乃害乎管仲曰此皆貪民也諸侯之為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為義者莫肯仕此夷吾所患也管仲謂公曰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小國皆有守禦之備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作内政而寓軍令焉分齊國為三軍田獵因以賞罰管子制五家為軌十軌為里四里為連十連為鄉五人為伍軌長帥之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

卒伍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死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莫之能禦鄉長進賢使役官官長期而書伐選其官之賢者而用之公召與之語訾相其質而授之升以為上卿之佐謂之三選公曰伍鄙若何管子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曰制鄙三十家為邑十邑為卒十卒為鄉三鄉為縣十縣為屬五

屬立五大夫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擇寡功者而讁之譈明譈賢下比者皆有罪公曰吾欲籍於臺雉樹木六畜及籍於人如何管子曰此隱情也唯官山海為可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則百倍歸于上人無以避數也鐵官之數及其餘輕重準此而行舉臂勝事無不服籍政既成矣以守則固以征則彊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子曰鄰國未親也反其侵地無受其資以安四鄰為游士八十人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擇其淫亂者

而先征之公曰齊國寡甲兵管子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楯一戟小罪讁以金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乃矯箭為矢鑄金為及甲兵大足公曰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管仲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安卿大夫家而后可以危救敵之國賜小國地而后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后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先王必有置也而后有廢必有利也而后有害桓公大說將相管仲對曰斧鉞之人幸屬腰領

非臣之任也公固授之管仲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好田好酒好色可以為國乎對曰惡則惡矣然非急也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則亡衆不敏則不及事公曰吾子就舍異日圖之對曰何待異日隰朋聰明捷給可令為東國賔胥無堅强以良可以為西土衛國之教危以傳公子啓方可游于衛魯好通而訓於禮公子舉游于魯楚巧文以利不立大義而好小信曹孫宿可游於楚行三使者結三國之交而後退　桓公郊迎

客甯戚飯牛於車下擊牛角悲而商歌公聞之曰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賜之衣冠明日與之語公大說將任之羣臣曰客衛人去齊五百里不若使人問之固賢人也任之未晚公曰問之恐其有小惡以小惡而忘其大美此所以失天下士也且人固難全宜用其長遂授之以政管仲相三月請論百官曰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藝粟盡地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

決獄折中臣不如賔胥無請立為大理進諫不避死亡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為大諫五子可治國彊兵矣公令皆任其事受令於管子管子曰今天子微弱聘享不上公其弱彊繼絶師諸侯以起周室公曰善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諸侯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其臣諫而善者以璽問之齊有龍闗管仲謂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大夫飭左右玄服祭之天下聞之曰神哉齊侯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

天威而動天下也故知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劉恕曰古之長民者興事動作必謀於衆廢置遷徙悉因人心愚者難與慮始黙首信惑靈怪故聖人設鬼神以懼之為卜筮以斷之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泥者為之捨棄人事專信詭譎以管仲之知因齊衆以威諸侯可也佗人則近於罔矣蓋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也

桓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置之罔三舉而百

姓說

十三年春齊桓公曰魯與寡人近其救宋也疾寡人將誅焉管仲曰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不然則危公不聽興師伐魯莊公逆戰敗齊于長勺　夏六月齊宋伐魯魯敗宋於乘丘　秋九月楚敗蔡于莘虜蔡哀侯以歸已而釋之楚彊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畏之　初齊桓公亡過譚譚無禮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伐譚譚子奔莒

十四年夏宋侵魯敗還　秋宋大水

十五年秋宋南宮萬弒閔公立公子游為君冬十月蕭叔大心及宋之諸公子共擊殺萬之子牛殺子游而立閔公弟御説是為桓公萬奔陳宋人請于陳醢之　是歲王崩子釐王胡齊立　鄭祭仲卒

釐王

元年春齊桓公會諸侯于北杏遂人不至夏齊滅遂

初齊桓公敗於長勺曰吾兵尚少吾參圍之安能圍我

乃修兵同甲十萬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內失吾衆諸侯設備吾人設詐國欲無危得乎公不聽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請比關內以從于齊齊亦毋得侵魯桓公許諾冬魯人請盟于柯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劒今而帶劒是交兵聞于諸侯君不如已請去兵桓公曰諾令從者毋以兵魯莊公

好力魯人曹劌以勇力進管仲諫曰曹劌堅强以忌不可以約取也桓公不聽莊公曹劌俱懷劔至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劔自承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惟死而已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鮑叔進曹劌按劔當兩堦之間曰魯城壞壓齊境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管仲曰君歸侵地以汶為境桓公許諾退而欲倍其約管仲曰貪小利以自快棄信于諸侯不如與之乃割曹劌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桓公歸而修於政不

修兵革自圍辟人以過弭師　是歲杞靖公薨子共公立

二年夏單伯會諸侯伐宋　鄭厲公自櫟侵鄭獲大夫甫瑕要以求入瑕許之六月甲子瑕殺子儀而納厲公厲公即位謂甫瑕曰子事君有二心瑕曰重德不報誠然哉遂誅之　楚滅息　秋七月楚入蔡

三年春齊桓公始伯楚亦始大　秋諸侯為宋伐郳郳犁挾之後夷父顏有功于周其子友别封為附庸居郳

曾孫犂來始見春秋附從齊桓公以尊周室命為小邾子　鄭侵宋　是歲曲沃伯稱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復徙都絳

四年夏諸侯伐鄭　秋楚伐鄭　冬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列為諸侯通在曲沃即位三十八年矣　是歲秦武公薨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子白不立封平陽立其弟德公　邾子克薨子瑣立

五年王崩子惠王閬立　晉武公薨子獻公詭諸立

秦德公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畤

惠王

元年夏魯莊公追戎于濟西　秋魯有蜮　冬巴伐楚

是歲秦德公初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災德公薨長子宣公立

二年春楚文王禦巴大敗於津還伐黃敗之及湫有疾

曰常侍筦蘇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則不安曠之

而不穀得焉當及吾身爵之乃進為五大夫又曰申侯伯善持養吾意吾所欲則先為之與處則安曠之而不穀喪焉當及吾身遠之於是送而行之夏六月庚申王甍子熊囏立是為杜敖黄嬴姓　秋周大夫邊伯等五人作亂奉莊王子子頽伐王不克子頽奔衛衛燕伐周冬立子頽

三年夏惠王奔鄭之櫟　冬鄭厲公見虢公謀納王虢公許之

四年夏鄭虢同伐王城王歸京師殺子頹及五大夫五月鄭厲公薨子文公捷立　是歲杞共公薨子德公立或云惠公

五年初陳宣公娶陳女生太子御寇後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春殺御寇御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奔齊為工正食菜於田或為田氏其後完卒謚敬仲　是歲楚杜敖欲殺其弟熊頵頵奔隨與隨襲殺杜敖而代立是為成王　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

公伐克驪戎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為夫人與其娣皆有寵公謂史蘇曰克國得妃吉孰大焉史蘇曰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臣之不信國之福也出告大夫曰晉以男戎勝戎戎必以女戎勝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亡無日矣郭偃曰饒口之亂不過三五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

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

六年夏魯莊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而

觀民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何以訓民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相會祀也公不聽遂行　晉桓莊之族偪獻公與士蔿謀去之　秋魯丹桓宮楹　是歲曹莊公薨子僖公夷立　楚成王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楚地千里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

七年春魯刻桓宮桷匠師慶言於莊公曰聖王公之先

封者遺後人之法使無陷於惡其為後世昭前之令聞也先君儉而君侈令德替矣　魯莊公娶于齊秋夫人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書其逆也臣懼書於後不敢不告　是時戎閒在中國與諸夏盟會伊洛戎彊東侵魯及曹

八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秋魯大水　晉城聚處羣公子冬晉獻公圍聚盡殺羣公子　是歲衛惠公

薨子懿公赤立

九年夏晉城絳以深其宮　晉公子亡奔虢秋冬虢再侵晉

十年冬王使名伯廖賜齊桓公命　桓公嘗謂管仲曰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濟大水之有舟檝也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憂饑而稅斂重人懼死而刑政險人傷勞而舉事不時桓公曰聞命矣明日朝於太廟之門定令於百吏稅者百一鍾田二歲而稅

一歲饑弛而税市書而不賦澤梁時縱孤幼不刑近者示以忠信遠者示以禮義公將東游管仲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桓公命曰寶法管仲復於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而遠者莫如年公問治民於管仲對曰牧民者必知其疾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

桓公嘗之平陵見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有之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傭而未返也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曰公待所見而施惠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仲曰令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桓公嘗田於麥丘見邑人問其年對曰八十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以子之壽祝寡人麥丘人曰祝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以人為寶公曰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曰祝主君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入公曰善哉

言必三曰無使羣臣百姓得罪於吾君亦無使吾君得罪於羣臣百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聞君得罪於臣也子更之邑人曰子得罪於父可因姑姊叔父而解臣得罪於君可因便僻左右而謝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君得罪於臣孰為謝而赦之公曰寡人得吾子於此社稷之福也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議政焉　桓公出游於野見亡國故城問於野人對曰郭氏之墟公曰

郭氏曷為而墟野人曰善善而惡惡公曰人之善行也何為而亡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亡也公歸以語管仲管仲曰其人為誰公曰不知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公招野人而賞之昔郭君出亡謂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饑欲食御者進脯粱糗君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儲之為君之出亡而道飢渴也君曰子知吾且亡何以不諫御者曰君喜諛而惡至言臣恐先郭亡是以不諫郭君作色而怒御者轉

其詞曰天下無賢而君獨賢是以亡也君伏軾而喜枕御膝而寢御易以土而亡去郭君身死中野為虎狼所食

十一年春齊伐衛敗之　晉獻公太子申生及秦穆公夫人母曰齊姜早死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其女弟生夷吾獻公子八人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問於優施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安始而可對曰申生小心精潔而不忍人精

必愚而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乎優施先譖
太子驪姬又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言於公使太子
主曲沃二公子主蒲與屈公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
而蒲邊秦屈邊狄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夏使申生居
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遠此三子唯二姬之子在絳
乃生之言太子由是得罪史蘇朝告大夫曰亂本生矣
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矣獻公
將黜太子而立奚齊里克曰史蘇之言將及矣荀息曰

事君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卒鄭曰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丕于武公公稱疾使奚齊莅事猛足言於太子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子盍圖乎太子曰棄命不敬作令不孝又何圖焉　晉獻公田見翟柤之氛歸寢不寐郤叔虎朝公語之出遇士蔿曰翟柤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其臣競諂以求媚君若伐之可克也士蔿以告公說乃伐翟柤克之　秋楚伐鄭諸侯救鄭楚師夜遁　冬魯饑臧

文仲言於莊公曰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命文仲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于弊邑饑饉薦降民羸幾卒大懼乏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弊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齊歸其玉而予之糴　是歲邾子瑣蘧子文公蘧蒢立

十二年夏鄭侵許　秋魯有蜚

十三年冬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桓公救燕燕請助於魯魯人謀曰師行數千里入北狄之地必不反矣齊伐山

戎制令支斬孤竹擒狄王敗胡貉破屠何而寇騎始服九夷海濱莫不來聽燕莊公送桓公出境桓公曰吾非天子不可無禮於燕因割燕君所至地與之使復修召公之政納貢天子如成康時桓公欲移兵伐魯管仲曰伐遠誅近鄰國不親非伯王之道魯必事楚是我一舉而兩失也宜以所得山戎寶器進周公之廟桓公從之諸侯聞之皆奉桓公之令　管仲曰君教諸侯為民聚食桓公乃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以其餘修兵革不足

者齊助之發　客或欲見桓公請仕上官授禄千鍾管仲曰君子之客聞之曰取人以人者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秦宣公薨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

十四年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而聞於國管仲曰國必有聖人公曰日之役者有倚杵而上視者意其是邪令役者無得相代少頃東郭垂至管仲曰子言伐莒者對曰然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臣聞君子有三色悠然樂喜者鐘鼓之色愀然愁悴者衰絰之色

悖然充滿者兵革之色臣望君之在臺上有兵革之色君呿而不唫所言者莒也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意諸侯之未服者唯莒乎臣故言之桓公尊禄而厚禮之

公起兵伐莒魯君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　桓公嘗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强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安識之管仲曰

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知之公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内寡人不為諸侯笑矣　薛伯薨

十五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於内史過曰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王帛往

獻焉無有祈也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内史過曰虢必亡矣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

初魯莊公夫人哀姜無子娣叔姜生子啓公愛孟女生子般欲立般為後公弟三人曰慶父叔牙季友夏六月公疾問嗣於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慶父在君何憂公患之問於季友季友曰請以死立般公曰曩者叔牙欲立慶父奈何季友以君命酖殺叔牙而立其子為叔孫氏八月癸亥莊公薨子般即位冬十月

已未慶父使圉人犖弒子般於次季友毋陳女故奔陳齊人以叔姜故立啓是爲閔公　曹釐公薨子昭公班立昔堯葬咸陽舜漁雷澤曹之民俗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夾於魯衛間又寡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昭公好奢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十六年春狄伐邢齊救邢　冬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師未出士蔿爲

言於公曰太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寡人在上申生在下士蔿曰下不可以貳上闕而變敗弗能補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國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馬非子之憂也士蔿出語人曰太子不得立矣行之克也將以害之若其不克因以罪之無以避罪不如逃之太子聞之曰為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為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禄遂行與公伐滅霍魏耿太子還讒言彌興公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畢萬魏為大夫

霍公求奔齊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為祟使趙夙名霍公復之耿姬姓趙夙叔帶五世之孫公明子也畢萬畢公高之後後其後從所封故晉有魏氏

十七年春虢公敗大戎于渭汭　魯哀姜與慶父通欲殺閔公而立慶父秋八月辛丑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年十歲季友聞之自陳與閔公庶兄申適邾請魯求内之魯人欲誅慶父慶父奔莒季友奉申入魯立之是為僖公哀姜奔邾季友以賂求慶父於莒莒人歸之慶

父請奔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慶父聞奚斯音乃自殺其後為孟孫氏　衛懿公淫樂奢侈百姓大臣不服冬十二月狄伐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禄位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也君使鶴與宮人余焉能戰皆潰去狄敗衛于熒澤遂滅衛殺懿公盡食其肉獨舍其肝懿公之臣弘演使遠而至呼天而號曰臣請為表因自刺其腹内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有臣如此不可不存乃救衛自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

至其子懿公國人常欲敗之至是衛人欲立伋之後伋子死而代伋死者壽又無子伋同母弟二人黔牟嘗為君而敗季曰昭伯頑已死宋桓公收衛遺民立昭伯子申是為戴公東徙都曹是月戴公卒迎其弟燬於齊而立之是為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　晉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申生甚好仁而彊寛惠而慈於民謂君惑我必亂國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其父乎驪姬曰君盍

老而授之政公曰不可能絶於我必能害我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皐落狄朝夕苛我邊鄙君盍使之伐狄若不勝狄濟其罪可也勝狄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公説使申生伐東山里克諫曰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公曰立太子之道三身鈞以年年同以愛愛疑決之卜筮子無謀吾父子之間太子謂里克曰君賜我以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孺子何懼敬賢於請勉之乎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狐突嘆曰以尨衣純而玦

之以金鈇者寒之甚矣胡可恃也至于稷桑狄人出逆
申生欲戰狐突曰不可國君好内適子殆社稷危況危
身于狄以起讒于内也申生曰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
測吾心也不戰而反我罪滋厚戰死猶有令名焉果敗
狄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也
秦成公羙子七人莫立立其弟任好是為繆公　虢公夢
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公懼而走神
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

之對曰蓐收天之刑神也公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族曰嘉其夢侈必展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内外無親吾不忍俟也以具族適晉

十八年春初齊桓公謂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令縣鐘磬陳歌舞竽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羣臣諫曰狄伐邢衛不可不救公曰非寡人之國也子無事焉公起行筍虡之間視管子曰樂乎對曰君在鐘磬之間有四面兵革之

憂令不行於天下臣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於是伐鐘磬之縣屏歌舞之樂帥諸侯救邢邢潰而逐狄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桓公予車百乘卒千人男女不淫牛馬選具　桓公聞魯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秋召于邾而殺之　楚伐鄭　九月魯敗邾　冬魯敗莒　魯僖公以汶陽及費封季友其後為季孫氏與叔孫孟孫氏是為三桓

十九年春齊桓公帥諸侯城楚丘衛文公徙都之其畜

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車三百乘甲五千天下知桓公仁非為已動故歸之桓公輕諸侯之幣而重其禮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報使者垂橐而入捆載而歸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而莫敢背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譏而不征以為諸侯利築葵兹晏負夏領釜丘以禦戎狄築五鹿中牟葢與牡丘以衛諸夏定三革隠五及大國慙媿小國附協魯梁為綈萊莒有柴田楚鹿代狐白皮管仲勸

桓公皆厚以金幣買之其民釋農事而作綈治柴取鹿狐已而齊閉關不通使諸國糴貴魯梁萊莒楚代之民多降齊管仲嘗會國用三分二在賔客懼而復之公曰入者說出者譽粟盡則生貨散敗聚君人者名之為貴財安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　夏晉會虞伐虢滅下陽　秋虢公敗戎于桑田　冬楚伐鄭　是歲燕莊王薨襄公立

二十年春魯不雨夏六月雨　冬楚伐鄭

二十一年春初齊桓公問管仲曰吾欲南西北伐何主對曰南以魯為主西以衛為主北以燕為主皆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南至于陶陰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酅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有革車八百乘東南多淫亂者征之東救徐州分吳半存魯蔡陵割越地南據宋鄭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楚欲吞宋鄭而畏齊令於國曰人君之賢莫如齊侯人臣之賢莫如管仲寡人願以重寶幣帛事之桓公謂管仲曰楚

王善寡人甚矣仲父何不交楚對曰不可楚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築屋燒者不得葺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思人衆兵强能害已者必齊也欲以文克齊而武取宋鄭也公曰然則若何對曰請興兵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與楚王遇而以鄭城宋水爲請楚若許是我以文令也不許則以武令焉公曰善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虜繆侯以鄭城宋水請於楚楚人不許桓公退七十里而舍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而楚不敢隳

也東發宋田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于周周反胙於隆嶽荆州諸侯莫不來服夏師退次召陵諸侯爲蔡謝齊齊歸繆侯越之先夏少康庶子無余封於會稽奉守禹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或云越祀祝融之後芈姓　秋齊伐陳許穆公新臣甍子僖公業立　冬諸侯侵陳　晉驪姬謂獻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驪姬告優施曰君許我殺太

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人皆集於菀已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菀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菀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飱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乎曰然君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旦而里克以優施之謀告丕鄭且曰吾對以中立丕鄭

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今固其謀也彼有成矣里克曰子將何如丕鄭曰我無心君為我心制不在我里克曰廢人以自利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驪姬以君命命申生祭齊姜于曲沃歸福于絳公田驪姬寘鴆于酒寘堇于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之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飲小臣酒亦斃公命殺杜原欵申生奔新城杜原欵將死使小臣圉告申生曰君子不去情不反讒死不遷情

彊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子勉之申生許諾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去而罪釋必歸于君是怨君也章父之惡取笑諸侯吾誰鄉而入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將伏以俟命十二月戊申驪姬見申生而哭之曰有父忍之況國人乎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民之所惡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雉經于新城之廟謚為共君驪姬譖二公子曰皆與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是歲吴伐

穀諸侯之師竭至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境吳人逃

管仲曰可以加政矣適子不聞孝弟可誅也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大夫不諫君不進善可罰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桓公修鐘磬而復樂管仲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二十二年春晉獻公使閹楚刺重耳重耳出亡及栢谷卜適齊楚狐偃曰無卜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夫狄近晉而不通走之易達今若休憂于狄以觀晉國

且以監諸侯之為其無不成遂逃于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犫胥臣狐毛賈佗趙衰趙夙弟成子也或云夙生共孟共孟生衰魏犫畢萬孫芒季之子武子也　秋楚滅弦弦子奔黄　晉獻公伐虢師出于虞宫之奇諫不聽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今君施其所惡于人以賄滅親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山八月甲午晉圍虢冬十二月丙子朔滅虢虢公醜奔京師晉師還館于虞襲

虞滅之執虞公虜其大夫百里奚為繆姬媵于秦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秦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奚年已七十餘讓曰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脫齊難周王子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臣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私利祿爵

且留再用其言得脱一不用及難是以知其賢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為上大夫或云繆公使賈人載鹽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皮將車之秦繆公觀鹽見奚牛肥而問之對曰任重道遠飲食之以時使之不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公知其君子也且沐浴為衣冠與坐而語公說之異日公孫枝謂公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其得聖人乎公曰吾說夫奚之言類聖人也明日公孫枝致上卿以讓之公不許枝曰廢君之德逆臣之

行臣將逃之公乃受之以奚為上卿枝為次卿以佐之

或曰百里奚飯牛于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獻繆公三日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皮無乃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境內將服敵國且畏誰暇笑哉繆公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　是歲杞德公薨子成公立

二十三年春晉獻公使賈華伐屈刺夷吾夷吾出奔曰盡從吾兄竄于狄冀芮曰不可偕出偕入難聚居異情

惡不若走梁梁近于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子往驪姬懼必告悔是吾免也遂之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　夏齊桓公率諸侯伐鄭圍新密秋楚成王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亡國之禮見楚王王釋之

二十四年春齊伐鄭　冬閏月王崩初惠后生太叔帶有寵于王太子鄭惡之畏其作難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是歲晉敗狄于采桑　曹昭公薨子共公襄立

二十五年春正月翟伐晉　周有白兎舞于市　齊桓公謀王室會諸侯盟于洮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夏狄伐晉是時晉疆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邉狄東至河内

終宋桓公病太子兹父讓其庶兄目夷為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

資治通鑑外紀卷四